

雲門舞集

流浪者計畫

我要到遠方去 雙手插入漏底的口袋
外衣也磨損襤褸了 我踽踽青空下
繆思，我效忠您

韓波「我的流浪」

第九屆 流浪者計畫

十二位流浪者前往緬甸、印度、泰國、以色列、土耳其等地，回台後寫下旅行故事



第九屆流浪者 余德恩於印度普希卡湖畔

目錄

劉航煜	吃東西不加鹽.....	1
黃鵬錡	向死亡行去，我活著.....	3
羅懿君	心靈的探索，與土地的對話.....	6
丁宇星	大步「象」前.....	9
陳鶴碧	沉默遊蕩裡的性別眾聲喧嘩.....	12
余德恩	失序的旅人·流浪的圖騰.....	15
韓君岳	芳草地街.....	17
巫培誠	感受生活才能感受藝術.....	19
林君呢	原來榴槤很好吃.....	21
蕭淑憶	在黃金國度的魔幻時刻.....	24
郭益昌	城鎮化脈絡下的福建民間信仰儀式.....	27
陳哲偉	徑往陽光直去.....	29
衷心感謝	32

吃東西不加鹽

台北藝術大學舞蹈系研究生劉航煜參與以色列巴希瓦舞團 Gaga 課程，觀察在地舞蹈藝術，和各國舞者交流，累積多元舞蹈能量。

圖·文／劉航煜



Batsheva 舞團根據地，以色列台拉維夫
Suzanne Dellal Center

“You eat everything without salt,” said Hadar.

我當下真不知道她在說什麼。

記得那天是 2013 年 9 月 3 號傍晚，我剛結束希臘、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的流浪之旅，再次回到以色列台拉維夫，為期三個月的流浪，轉眼間也過了兩個半月。當天一早在希臘機場被海關人員帶到偵訊室搜身，行李被掏出來一一檢查，還差點上不了飛機，而行李最終也沒送到台拉維夫，更糟的是，我的公寓鑰匙也一併放在行李裡頭，身上只剩錢包和護照，儘管如此，傍晚我還是硬著頭皮，準時回到舞蹈教室。

下課休息時間遇見 Gaga 老師 Hadar，她說怎麼好一陣子沒看到我？

我說我到希臘、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流浪了半個月，今天才回來。

她接著說“Wow! You eat everything without salt!”我愣了一下，問她那句話是什麼意思？我起初還以為我聽錯了。Hadar 解釋說那是以色列希伯萊文的俚語，指的是一個人對每樣事物都感興趣，並且把握機會吸收，猶如吃東西都還來不及加鹽似的，一口接一口嚥了下去。

的確，92 天的舞蹈流浪，走訪了 5 個國家，參與了 243 堂舞蹈課，回想起來，還真像吃東西來不及加鹽！

我的流浪旅程 2013 年 6 月 15 日開始，於期末前一週先行離開了學校，耳朵仍充斥著家人、朋友、同學和師長的祝福，壓根兒也沒想到自己會獲選，當時只想著要跳舞，但要去哪個亞洲國家，確實讓我思索了許久，正當猶豫不決之際，索性上網流覽了亞洲地圖，Israel 這個字喚起了我的冰島記憶。



我每天往返 studio 的交通工具



於羅馬尼亞 Sighisoara 巧遇一群希臘傳統舞者

台大外文系四年級時，獲選前往冰島大學交換一學年，雖然當時在冰島大學裡所屬的是義大利文系，但當時我卻想嘗試點不一樣的，於是我又同時申請進入冰島國家芭蕾舞學院就讀，完全沒有舞蹈基礎的我，一切從零開始。

在冰島國家芭蕾舞學院期間，恰巧遇上了雷克雅維克藝術季，並親身體驗了 Gaga 工作坊。Gaga 是以色列巴希瓦舞團(Batsheva Dance Company)藝術總監暨編舞家歐哈德·納哈林(Ohad Naharin)獨創的革命性舞蹈訓練，除了適用於專業舞者，一般大眾也可透過 Gaga 掌握自己的身體與動作。歐哈德·納哈林 1952 年出生於以色列，22 歲時才開始接受正式舞蹈訓練，而當時的我，也想用 Gaga 來探索我 22 歲才開始舞蹈的身體。

Gaga 讓人傾聽、觀察身體的變化，在開啟知覺感官和想像的同時，喚醒較遲鈍少用的肌群、提高個人對本能動作的自覺，並與潛意識連結。Gaga 將注意力集中在身體的某一特定部位或動作，例如：漂浮、用不同身體部位畫圈、想像自己成為滾水中的麵條、或將動作與愉快經驗連結。Gaga 藉由逐漸累積不同程度的身體動力變化，或用觸碰對方的方式，喚醒不同身體部位的注意力，有時以意象幫助學習：感覺像用雙手揉麵團、想像能量由身體內部迸發後釋出、感覺，並探索脖子後方的空間；或是想像全身肌肉融化，只剩骨頭般地移動等等，藉著感受身體所散發的細膩能量舞動，進而開發平常未使用之肌肉，創造出新的動作語彙，就是 Gaga 訓練特點。於是，Gaga 讓我找到在即興中不曾發展出的肢體語彙，Gaga 讓我真誠地審視身體，不受先前的訓練風格或個人喜好所影響。Gaga 深深地影響我對舞蹈的想像、擴大了我的肢體語言、也讓我的身體更有自信地舞動。每堂 Gaga 都是一趟肢體探索的旅程，Gaga 著重感官探索與動作聯結的特點，使得動作質感可因人而異，進而展現不同程度的豐富，發展出的動作有強烈個人風格，充分顯現個體歷史文化以及獨特肢體張力，讓動作充滿驚人能量，令人耳目一新，對我而言，Gaga 猶如獨自旅行到世界各地冒險一般，讓我開始重新思考、並再次審視日常生活中視為理所當然的事物。

Hadar 是我在以色列第一位 gaga 課老師，準備搭機回台灣的當天下午，我們一起去喝咖啡聊聊天，三個月的 gaga 舞蹈流浪，她說她看到了我的身體變化，並為我感到開心。

感謝雲門流浪者計畫，以及在這流浪旅程上遇見的人事物，你們皆是我流浪記憶的一部分。

向死亡行去，我活著

田間書屋農藝客棧創辦人阿不，前往中國湘西土家族、苗族地區，觀察少數民族特殊喪葬儀式及生死觀。

圖·文／黃鵬錡（阿不）



路不斷在眼前延伸，每向前跨一小步，我就往後退一大步；當我走得愈遠，便離原點愈近；當旅程的驚喜愈多，內心的失落便愈加深重。

一年之間

我懷抱喜樂向死亡行去，開始只是源於想要「了解生命」的興趣。回憶過去一年，從開始上臨終關懷的課程時，我投遞了「到大陸尋找喜喪文化」的流浪者計畫申請，面試時評審問了個很直接的問題：「你有實際接觸死者的經驗嗎？」當時愣了一下，除幼年外，自己身邊較親近的朋友與親戚家人裡，竟沒有人離世，連罹癌的消息也少有。

但沒想到就在面試後的第三天，二伯父在老家三合院的客廳突然心臟病發。之後身邊較親近的朋友與社區大學的學生陸續告訴我，他們或其另一半罹癌的消息，緊接父親在農曆年前被診斷出肺癌末期。等到父親病情稍微穩定，交往多年的女友卻在車裡燒炭自殺、結束了生命。一邊參與女友的喪禮與法會，一邊在社大、國中教的課程也逐漸迎來期末，而田間種植已第五年的自然稻，正準備進入開花、授粉與充實的階段。

當暑氣又再度濃烈的時刻，回想起前一年，不管願或不願，自己彷彿在一瞬間即遍嚐了各種難以述說、難以平復、難以走出的生命悲苦。想來仍覺得有點諷刺，在那樣的時刻，我將踏上尋找「喜喪文化」的流浪之旅。

當我向著死亡行去，死亡給了我一個超乎預期的大大擁抱。

回想女友離世、出發流浪尋找喜喪文化至今的時日，經常每日在歡愉中醒來，告訴自己又是美好一天，但女友如同熟睡嬰兒般躺在駕駛座上的身影，旋即佔滿整個心頭。當你每天都懷抱希望醒來，卻以傷痛的心情睡去時，你只希望能麻痺自己，不去想像、不去感受，甚至會不堪地想到——結束自己生命。記得臨終關懷課程裡，有位社工師說：「在所有造成死亡的原因中，自殺對生者所造成的傷痛，是最難以復元的一項。」現在的你非常確信這件事

流浪倒敘

之一 前行

離開雲南大理前的這夜，街上意外地靜，行人三三兩兩，一些店鋪也提早關門休息。我將前行，不為往下一個目的，也不是為了回家。前方是你，為我開啟的門，我不尋你，因為你的死亡，我們可以一同前行，雖然不能相見。



2013.9.2 雲南·大理

當我一點也不想再探詢喜喪之事時，在大理落腳的旅舍隔鄰，正準備出殯

在你活著時，我可以看見你的辛苦與掙扎，你困在你過往的悲傷境遇裡，這些苦對你來說是那麼真實且冰冷堅硬。但我知道這一切也如夢幻泡影，可我終究無法搖醒你，無法教會你放下。

就如同我現在活在你的死亡陰影裡，仍無法走出一般。

然而死亡的意義至此才真正顯露，因為每一個死，都連接著一個生，如同昨日的我已死，而後到了明日，今日的我也會永遠消失。

所以我將前行，且邀你與我同行，我的學習還不夠，修行也不夠，但我祈願與你在証悟的那天相遇。

之二 葬



2013.8.9 黔南·荔波·瑤山古寨·拉片村
瑤山古寨還保留著許多男耕女織的傳統生活
(何金榮口述記錄)

農家樂（類似台灣民宿）的主人說：「我的父親去年去世。」身為喪家，他什麼事都不用做，只要準備好飲食，擇好下葬時間、殺一頭牛，其他的，所有鄉親都會幫忙。

一直到下葬後，在村子擺上長席宴，所有人都會來參加，認識的，不認識的，大家盡情吃飯，唱歌，喝酒。主人說平時吃不多的人，這時都會胃口大開多吃好幾碗。

今天你家辦喪事，每個人都會來幫忙；改天別家要辦，自己也理所當然前往協助。村子裡的關係就是這麼緊密。



之三 分擔

在隆里古城，巧遇老驢（資深背包客）王愛芬，她利用假期帶著兒子出遊。比起這路上相遇還更感幸運的是，王姐恰巧就是我出發前，便念茲在茲想找的土家族人。於是迫不及待向她請教土家族的喪葬習俗，她說，目前土家族的葬禮已沒有唱「喪堂歌」的傳統，但子孫送終的習俗倒還是有的，在老人家臨終之際，全體子孫必須在老人家嚥氣之前趕到，是為送終。

2013.7.22 黔東南·錦屏·隆里古城土家族人王愛芬



2013.7.12 黔東南·雷山·郎德上寨
和我分享許多農事、種菸葉經驗與苗寨
喪事的陳農裏大叔

之四 郎德上寨

滿天的星星把兩只眼睛塞得滿滿的，上郎德的夜，是幾聲豬的呼嚕，和隔鄰幾家的狗吠。不間斷的細細的蟲鳴，鑽進了心裡，而心，飛遠了，飛到許多年前的童年鄉間。

寨子裡的大叔陳農裏說：葬禮時，要準備大棺木，替亡者穿古裝，並抬到後山的自家地裡去埋。親戚朋友都會趕來，到埋葬處擺置花圈，放鞭炮，吹蘆笙，灑紙錢。等一切處理好後，還要殺豬宰羊，大吃一頓。

是喜事。

當生與死共處一室，不僅對死者是最大的安慰，而生者可以因著彼此共同面對死亡，分擔這由死亡所引發的沉重傷痛。送終不再只是一個單純的動作；就如同我在隆里古城城門下每日所見的閒話家常般，一個群體可以因為交流與分享，而共同承擔這生命所壓注在人們身上的重擔。

不管你做什麼，都不要逃避你的痛苦；
接受痛苦，保持脆弱。
不管多麼絕望，都要接受你的痛苦，
因為事實上它是無價的禮物；
讓你有機會修行，發現悲傷後的真相。
企求免於痛苦是辦不到的，想要保護自己而避免
痛苦只會更加痛苦，而且無法從經驗中學習。

摘自《西藏生死書》

心靈的探索，與土地的對話

藝術創作者羅懿君走訪印度生態村，觀察藝術、自然與土地的對話和永續發展；回台後，持續進行社區藝術創作。

圖·文／羅懿君



那個漆黑卻滿天星斗的夜晚，我們一行人坐著小巴士搖搖晃晃地離開村落。路途中，他們歡欣地歌唱，偶而停頓，輕輕驅離土路中滯留的牛隻。每個人帶著剛在村落巡演完的高昂情緒與豐碩的喜樂回家，在那個寂靜卻充滿生命力的夜裡，他們的雙眼，閃閃發亮。

我帶著緊張又興奮的心情來到印度，想從這個農業古國中尋找人與土地的連結。於是我以南印度為範疇，旅行了孟買、清奈、朋迪榭里、阿嫩達布爾、哥印拜陀、客拉拉邦，並抵達了印度最南方的端點科摩林角，觀看甘地曾經面對的三面交匯的海洋。

將近五個月的時間內，拜訪了距離孟買 250 公里外的生態村 Govardhan Eco Village，以及當地特有的傳統壁畫（Wali Painting）的村落，並花了很長的時間，研究朋迪榭里內的實驗社區曙光之城（Auroville），以及當地的造林覆育組織（Sadhana Forest）。接著，我又前往阿嫩達布爾區內的生態村 Timbaktu Collective，從兩位創辦人的分享經驗中瞭解他們如何以 25 年的時間，以有機耕作使荒地恢復生機、推展婦女組織與體制外的孩童教育。並又風塵僕僕地前往丘陵區尼爾吉里（Nilgiri），拜訪山中的基石組織（keystone foundation）。

Govardhan 生態村是由一群僧侶建立起的世外桃源，他們運用木樁、土磚和曬乾了的牛糞建造房舍，牛糞覆蓋的地板還有冬暖夏涼，以及防蟲蛀的功效。在生態村裡，除了盡可能使用再生能源：太陽能電力、污水處理和再利用，並運用牛糞曬乾壓製天然的燃料，降低對不可循環能源的需求。在 Govdahan 生態村裡，還出產自製的天然蔗糖 Jaggery、培育花苗、耕作有機菜園。並且推廣當地傳統的壁畫 Warli Painting 與提供鄉村居民在生態村內工作的機會。



Govardhan Eco Village 的土製建築



拜訪當地的 Warli Painting 畫家

Auroville 則是在清奈和朋迪樹里之間的一個國際社區。在 1968 年，以印度哲學家 Sri Aurobindo 的思想精神，經由 Mirra Alfassa (the Mother) 所規劃成立，開放給全人類實現精神生活與追求和諧的社區。當我來到這個包容世界各地、不同種族、文化和信仰的社區後，才發現 Auroville 不只是一個生態村，而是一個給全人類的國際實驗社區。它受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支持，並且持續地研究自然的永續經營，以及文化與靈性的發展。

在這裡，精神的修煉與生活的實踐同等重要，來自一百二十多個國家的居民，在這裡提煉生活的價值與發展自我實踐。在這裡的時光很神奇，除了許多有傑出的綠建築和園藝設計之外，我時常可以遇見不同的計畫執行者，正在進行一些有趣的、啟發性，或是為社會、土地貢獻的環境保育計畫。使我最受感動的，是一個藝術基金會 (Yatra Art Foundation)，創辦人是一對藝術工作者兄弟，他們為附近村莊的孩童免費籌辦星期一到五的課後輔導計畫、週末的舞蹈、音樂、戲劇課程，並不定期到鄰近村莊進行戲劇表演，生動有趣地傳達衛生教育等議題。我曾經和他們一起到晚上沒有燈的村莊去巡演，看到他們單用一台小巴士架起戲劇佈景，只用簡單的聲音設備，就在漆黑的黃土地上演出。幾乎全村的人，不分男女老少，熱切地回應表演者，大聲地喝彩和歡笑。他們滿載著歡欣的情緒歌唱，在那個灑滿星斗的夜晚，而我也浸染著他們的喜悅，感受到藝術對於生命的價值。

Timbaktu Collective 位於印度乾燥的荒原地區——達布爾，乾燥的程度近次於拉賈思坦沙漠區，我在這裡遇見了對土地懷有理想和熱情的創辦人夫婦 Mary 和 Ganguly，他們受自然農法創始人福剛正信 (Masanobu Fukuoka) 的啟發，運用 25 年的時間，使 32 畝的荒地重現生機。這裡是我理想中的生態村，他們扎根於有機農法的信念，大量使用綠能源太陽能，並將整個社區居民徹底地融入生態村計畫中。他們看到農民在自由市場經濟下被剝削，因而建立了自己的公平交易機制，成立了社區的有機農作品牌，並為當地婦女設立銀行帳戶 (Alternative Banking institutions)，從她們手工製作的織品利潤中，轉換為提升婦女經濟和社會地位的資本。另外，他們也為當地的孩童創辦學校，為家中經濟生活條件有困難，及肢體受損的孩子提供教育機會。在這裡晚上沒有燈，吃飽飯後必須在一根蠟燭燃燒的時間內洗澡上床睡覺，隔天早晨就去學校帶小朋友藝術課程。

最後我來到南印度的尼爾吉里 (Nilgiri / Blue Mountain)，一條比喜馬拉亞山脈還要古老的山群，拜訪致力於生態保留 (the Nilgiri Biosphere Reserve, NBR) 近 20 年的基石組織 (Keystone foundation)，觀察他們如何與鄰近部落進行農產品銷售合作，並透過發行社區月報和社區廣播電台，保存部落傳統文化。我和組織幹部一起拜訪當地部落時，部落民眾熱情地招待，喝著香醇的有機咖啡，品嚐他們的採收的蜂蜜和自製的乾菓，以及辨認不同種類的穀物。



Keystone Foundation 20 週年慶



當地出產的農作物與香料

作為一個藝術創作者，我以不同的自然媒材在環境中創作，並在社區裡和居民及小朋友們互動。我相信環境藝術創作，有一種療癒土地的力量，修復人與土地的關係；而每一個鄉鎮，都應該是一個「有機的聚落」。社區藝術創作像一個平台，開啟了人與土地之間的交流和對話，結合人、自然、土地與文化，串連成一個會使在地居民去珍惜和感到驕傲的居住生態圈。來到印度這個神奇的國度，我感覺到自己的感官被重新打開了，感受到我遺忘很久的那一塊，我用手感受食物的形狀、質感和溫度，並在品嚐的過程中，感受到那從土地滋長出的生命力，成為我生命的能量。

在這趟旅程中，我使用了各種的交通工具：飛機、火車、巴士、船、摩托車、嘟嘟車、牛車、腳踏車，時常在火車上看完了日落後，隔日又睡眼惺忪地迎接黎明的曙光。就這樣，我花了很長的時間與自己相處，感受每一個地點不同的土地氣味。以流逝的時間作為生命的響板，我繞行了南印度一圈，最後以印度最南端的科摩林角（Kanyakumari）作為流浪的終點，看著孟加拉灣、阿拉伯海和印度洋所匯聚的大海，浩瀚而廣闊，然而，印度根深蒂固的種姓制度和不同宗教、族群所造成的分裂，以及女性在現代社會受到的打壓，仍未被輕易地撫平。對於我而言，問自己能為社會做什麼並不容易回答，但我知道，持續以藝術創作和土地、環境作對話，將能夠為社區帶來新的思考和契機。



印度最南端點-科摩林角

大步「象」前

台灣碩騰公司(原輝瑞藥廠動物保健部門)獸醫師丁宇星，赴泰國擔任獸醫志工，投入受創大象的照護工作，深入了解大象與現代文明衝突的現況。

圖·文／丁宇星



一直到某天搭公車，驚覺衣服由白色轉為土黃的當下，才發現已經旅行兩個多月了！不過似乎不用搞得那麼狼狽，我使勁地關上車窗，企圖隔絕沿途遍地黃沙，後頭卻傳來當地人陣陣嘔吐聲，像是怕我忘掉這趟旅程的本質，應該是流浪……

為了充分發揮流浪者精神，出發前訂了機票就來到泰國北部；意外發現了茅草屋民宿，房內雖有壁虎、蜘蛛與蟲卵相伴，但窗外藍天白雲美景，倒是符合想短暫放空的心情。不過，聽聞附近有大象營後，還是心很癢地立馬衝去瞧瞧。

前往 Thom's Elephant Camp 途中，開始有一團團草綠混雜土色的球狀物散落路旁，心中不免因大象糞便而竊喜起來！果然過了彎，在看似平凡無奇的農家前院，有兩頭大象杵在遮陽棚下進食，我忍不住驚訝地「哇」出聲！平常在動物園隔著欄杆才能遠遠見著的動物，就像寵物般在門口玩耍；有一種大象好似被當成狗豢養的錯覺。此時，摩托車司機回頭冷冷地說：「還沒到，這是別人家！」

向園區主人 Thom 說明來意後，她熱切地告知目前有頭行動不便的母象，而且泰國國家大象保育中心 (Thai Elephant Conservation Centre; TECC) 的獸醫將來看診，我很厚臉皮地請求加入；Thom 開心地瞪大眼睛說：「這邊有房間給志工住，晚上就過來如何？」我心中碎念著，阿娘喂……早知道剛剛在民宿，就不要為了殺價先付一週住宿費。總之，大象旅程就意外地正式展開了。



小小的 Thom's Elephant Camp，
飯桌旁就是大象白天的休息區

Thom's Elephant Camp 是家族經營的迷你大象營，區內僅有的四頭象，皆為 Thom 由父親繼承，其中因傷隔離的 53 歲母象 Phanom，更是陪她長大的好玩伴。初次見到 Phanom，看著她高大的身軀因腿傷，必須倚靠著保定架和利用象鼻站立，我剎那間傻住了！Thom 像是感受到我的震驚，語重心長地說，即便 Phanom 再也站不起來，她也不會放棄。每日清晨及黃昏，我們以泰國傳統草藥替 Phanom 受傷腿部進行熱敷與按摩；治療前，總要先以芒果或 tamarind（羅旺子）賄賂她一下，雖然水果中往往會加料（藥丸），但依據象夫說法，食物仍是和大象交朋友的捷徑。每次約 2 小時的療程結束後，總是滿身大汗外加飢餓異常，還好總有 Fae 準備泰國家常菜，不過就算 Fae 很貼心地說為了我，食物只有小辣，我仍會默默地多放兩匙白飯在碗裡。



繁忙的 Mae-Taeng Elephant Park，大象也要準時上下班



世界首例裝上義肢的大象 Mosha（尚未穿上義肢）

離開 Pai（拜城）之後，再到 Chiang Mai（清邁）的 Mae-Taeng Elephant Park；該處為典型的大型觀光園區，區內維持有 60-70 頭大象，但有別於其他象園；該處擁有自家的大象動物醫院與專職獸醫師。我有幸得以協助 Dr. Im；製作含驅蟲藥的大象漢堡包、體驗替大象修蹄、皮膚傷口濃汁爆裂清瘡等醫療工作。也了解因為泰國禁止伐木業，導致失業的象夫只好帶著大象投靠觀光園區，以求溫飽，且現今年輕的象夫，多為當初緬甸 Karen 難民逃至泰國的後代。大象對他們來說，似乎少了夥伴間的親密關係，僅成了工作必需品；但是 Im 跟我說，大象又何嘗不是在替自己另闢生路？

接著往南參觀世界第一所大象醫院（Friends of Asian Elephants），見到傳聞中世界首例裝上義肢的大象 Mosha，讓人十分感動。途中也順道拜訪 TECC；此處是官方的大象保育園區，亦為幼象和象夫相互配合的正式訓練場，更是亞洲象疾病診療指標，故區內醫院有各地轉診而來之重症病患，如傷口長期化膿、腳趾短缺或四肢癱瘓病例。日新月異的現代化醫療，也給了大象再次行走的機會。

之後來到了 Kanchanaburi（北碧府）的 Elephant's World；此處專門收容年老、受傷、被遺棄的大象。有別於大多數的觀光大象營，遊客們來此替大象工作，體驗餵食、食物準備、割青草、搬運香蕉樹等粗活，並觀察大象於園區內散步、玩耍、河邊飲水等行為。擔任志工期間，親眼見到一頭孤兒小象，如何轉變不相互往來的母象們，成為感情融洽的大象家族；再次體驗野生動物的奇

妙！停留期間，亦拜訪 **Elephant Conservation Network**，此組織致力於減少人象衝突，藉由與當地農民合作，設立巡邏部隊，避免野生大象闖入村落，破壞農作物；以另一種方式默默地保護大象。

回想起來，和大象一起散步時，會發現牠們腳步輕輕地，走起路來很優雅，不過快步時，有如千軍萬馬壓境的氣勢，再遲鈍的人也會本能地往旁邊閃；猶如飛快的人口數與文明進展的正面衝突。也很幸運得以在短時間內，了解不同型態的大象保育組織；雖然旅途中，腦中不免閃過他們好似在幫人類文明進展收爛攤子的負面想法，但我想泰國人還是愛大象的；不然，他們不會在熊貓寶寶熱潮之際，將大象裝扮成熊貓，走上街頭，用行動提醒大家亞洲象才是泰國的寶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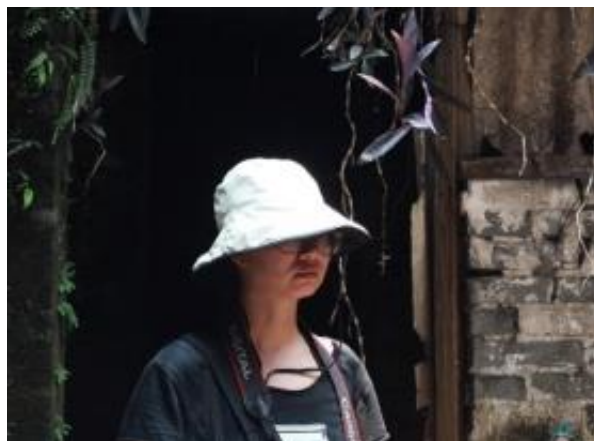


Elephant's World 的大象家族

沉默遊蕩裡的性別眾聲喧嘩

實驗電影創作者陳鶴碧，
走訪中國各地女同志，
用文字及影像描繪中國同志族群圖像。

圖·文／陳鶴碧



回來後半個月，逐漸從落寞的狀態甦醒過來，突然意識到，我真的回來了！書寫這份計劃準備投遞的那刻，理智上，自己有無數個否定這個計畫的理由，但我還是寄了，因著一個想遠走的心裡吶喊。走吧！去見見廣闊土地上的女同志們！

有些東西不在計畫內，卻孕育了，而那些計畫裡的東西還在路途上，未了。

他們的皺紋裡有勇敢無比的笑容

2013.07.07

見同志父母本來不在計畫內。

經歷了將近一週，奔波於各種生活大小瑣事與內心的翻騰，終於約好了幾天前以 email 詢問見面的一位阿姨。藕姨，中國同性戀親友會的北京召集人；七八年前，還是一個走在所謂「正道」的阿姨。正值退休時光，藕姨開始接觸當時正流行的博客（部落格），無意間看到一位男同志抒發著想念母親卻不敢回家的心情。字字句句透露的情感震撼了藕姨，她覺得如此孝順的孩子根本無法和被社會污名化的同志形象扯在一起。於是，她寫短短的鼓勵男孩的私訊。就這樣開啓藕姨不一樣的生命經驗。聊天中，才知藕姨並不是同志孩子的媽媽。七年的光陰，她從完全不認識同性戀，也覺得同性戀不會出現在自己的生活圈內，一直到後來積極參與各個活動，與諸多同志孩子密切接觸；她是同性戀親友會裡，唯一以「非當事人」身分，支持著同性戀親友會運動的人。

和藕姨分開已經過了中午，最炙熱的陽光已過，而我卻熱血沸騰，非常激動。腦子裡還留著藕姨說話的影像，她說著那些孩子，如同自己的孩子一般。藕姨說，以她這年紀，在小時候念書的年代，同性戀等同強姦犯、竊盜犯之流，屬於流氓罪。在她原本的主流思想裡，認為同性戀就是一群十惡不赦的人。現在這位年過半百的阿姨，打破自己年少教育裡所給與的多年刻板印象，用心去感受，勇敢地為同志站出來。真的非常不容易啊！

雖然我不生長在中國，但忍不住想說聲謝謝。

2013.07.27，2013.09.14-15

旅途中總會發生一些事是命定的，即便當下不知它的意義，也會在往後的生命發現。又如人說，當我們充滿勇氣，堅定踏上旅程，萬物能量皆會眷顧。

西安和福州本來就在旅程計畫內，到了那裡意外發現，七月底西安有第一場地方性的同志親友懇談會，九月份正好在福州舉辦全國同性戀親友懇談會。同性戀親友懇談會是由同性戀親友會 PFLAG China 舉辦，一年內有數場地方性懇談會，一場全國懇談會。透過懇談會，「新進」同志父母有機會瞭解親友會的成立起因和過程、組織內部的活動、可以提供的諮詢幫助以及正確同志認識。但更重要的是，可以遇見眾多和他們一樣有同志孩子的父母親，彼此分享經驗或抒發心情。親友會的各地召集人扮演重要的角色，幾乎可以說是二十四小時待命支援，隨時都可能有同志孩子求助，希望召集人可以和他們的父母聊聊。甚至，有時候還必須處理同志孩子可能被趕出家門的緊急狀況。



2013 福州全國親友懇談會參與者簽名布幕

懇談會裡，見到了被孩子騙到會場的父母，即便在那裡，他們坐立難安，但依然留到最後。見到了還走在認知與接受過程中的父母，他們努力地學習正確的知識，以自己對孩子的愛，克服心裡的種種障礙。還有已經完全認同和接受同志孩子的父母，他們是快樂的，感謝孩子使他們有機會擁有更開闊的生命，而且積極地推動正確認識同志的運動。他們身上永遠都有幾本介紹同志的小手冊，只要有機會就宣導，不管是搭車途中閒聊認識的人，或是在公園運動認識的人，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當然，還是有半途離席，無法接受的父母，或是有些父母依舊覺得這是洗腦大會。

陸與海的風景裡，遇見熟悉又陌生的生命經驗



同志親友懇談會，父子相擁，
後方是從中協助父子溝通的同志媽媽

但也因此得以產生屬於自己的城市印象：西安不再只是一個古城，而是一個公園綠地密集度高的地方，那的人極度喜愛公園，一天中的任何時刻，都可以在公園看見不同的人物風景；廣州不再只是商業城市，而是依戀著珠江自成文化的天地，江邊便是廣州人日常生活的浮世繪。心中一幅又一幅的畫，也因短暫相遇的交談而逐漸立體。

在台灣，也有同樣的一群父母，2011年從同志諮詢熱線獨立出來，成立了同志父母愛心協會。他們不定時得舉辦同志父母見面會，讓大家可以交流的管道。這些父母，不管在哪個階段，都是如此勇敢。他們的熱情和勇敢，足以激勵同志孩子們面對種種困難。

以北京為第一個落腳處，福州是離開中國前的最後一站，從北而南，認識的人猶如一路的風景，有山有水，美不勝收。

這趟遠走，除了不斷約見因為計畫而新認識的同志朋友和同志父母之外，其餘時間便到處晃晃走走。有名的景點大多不在計畫之內，

而那些因計畫認識的人呢！如同我們的想像，中國面對同志的開放度並不如台灣，他們有著更沉重的社會壓力和傳統束縛。除了一般認知中的 LGBT（註）文化，還有非常普遍的形婚，與這幾年因社會新聞而浮出台面的同妻同夫現象等。與她們接觸的過程裡，我發現必須跨越道德批判，用一顆柔軟而且開放的心，才能真正認識並且理解她們。

在拍攝訪談的過程裡，剛開始我總是非常謹慎小心，怕觸碰到她人不願意面對的事情，或任何稍嫌侵犯隱私的問題。然而，她們對我總是真誠又坦然，無所不說。這十多位女同志和同志媽媽給我的生命故事，是旅程裡最豐富的禮物。



男女同志形婚拜別女方父母

我不斷往前走，聽著她們的生命故事，也回顧省思自己的生命。旅途上看見自己，也看見他人。這一路，從寄出計劃案到回國，需要感謝的人太多，那真的就感謝天吧！給我一個重新審視、觀照自己的寬度和深度的機會！

註：LGBT 是女同性戀者（Lesbians）、男同性戀者（Gays）、雙性戀者（Bisexuals）與跨性別者（Transgender）的英文首字母縮

失序的旅人·流浪的圖騰

資深平面設計師余德恩，
選擇至印度研究庶民文化 Henna 人體彩繪藝術，
向當地人學習 Henna，
了解圖騰符號的意義，應用於手繪插畫創作。

圖·文／余德恩



2013 年之前，我在廣告公司及設計公司打滾了七年。在這段期間，一位朋友送了我人生第一條 henna 顏料，於是我開始在人體上創作。一畫就是七年，也開始對這些圖騰產生好奇心。或許這些圖騰都只是裝飾性質的紋路，每到下筆時，這些圖騰就像咒語般漂蕩在腦海裡。於是三年前我出發去了印度，這段旅程裡，無論是鄉間或是市集、寺廟，都充滿圖騰，與當地人交流後，知道了這些圖都有著祈禱的意思，或許是為了遠行的家人、自己最愛的人而畫，那時心想這是多幸福的一件事。

做為一名專業平面設計師，每天坐在電腦前為業主的銷售量打拚，我做出的設計畫出的腳本，顯得矯情。每個月製造出的商業文宣，就像是製造出一批批的垃圾般。九點上班，十點下班，埋首在公司與家中的電腦桌前，常常想起印度那些極具力量的符號，於是開始有了出發的想法。



孟買 在鐵軌上行走的男孩

這是今年第二次踏上印度，對我來說並不陌生。殘破街景與氣味濃烈的火車站都一再提醒自己，我回到這個神奇的國度了。我試著練習上一段旅程學習到的隨遇而安，跟著自己的心走，穿越大街小巷看看地上的圖騰，老房的窗花。偶爾不小心闖進民宅看看沙漠民族在自家牆上，用塗鴉紀錄些特別的生活點滴。

透過大量的觀察與交談，原來有些圖騰不只在印度流傳著，有些遠至中東、希臘都看的到這些圖騰的蹤跡。透過這些觀察更讓我覺

得「世界是平的」。一個月後我已走過一些屬性各異的城市，不斷移動中觀察及感受那些文字、服裝、宗教的差異。我像灰塵般飄在街道上，重新感受一切。買杯奶茶坐在路邊可以自在的看著來來往往的人群，猜猜他們在做什麼，是多麼有趣的事。

正當沉醉在「我是一粒灰塵時」，手機鈴聲從口袋傳出來，熟悉的鈴聲瞬間喚醒我在台灣的片斷記憶，弟弟在電話彼端帶著微弱的語調說：「喂~媽媽驗出癌末時間不多了，如果可以，馬上回家！」掛上電話，我靜默了一會兒，隨即放聲大哭。這感覺我不知道怎麼形容，勉強喝下手上溫熱的奶茶，一口帶著濃濃香料味的 masala 茶，如同人生一般，甜甜而鹹鹹的。走進西藏寺廟站在佛祖面前，我問了祂好多問題，也私心地跟祂索取了很多願望。走出了寺廟，像是個失序的旅人。

正當猶豫是否該放棄計畫回家時，手機又響起了，母親在電話彼端平靜地說「德恩，媽媽在這幾天看著你畫的作品，感到很欣慰。醫生不抱樂觀，或許只有一個月就會離開，但我的離開你只會難過三、五年。如果你回來了，你將會後悔一輩子，所以不要急著回來，要好好完成你的願望」。此刻，我靜默了，心裡想著：為什麼？她接著說，現在你在印度這一直是你想做的事，你有機會實踐它了！老實說，電話中的她反而顯得比我勇敢，母親的正面力量，反而激勵了我要走繼續走下去！



henna 練習

某天在路上遇見了 henna 畫手 Asija，一問之下他畫了 15 年。我好奇的問他關於圖案的問題，原來這些圖騰大部份是透過冥想與靜坐再加上與新娘交談時所產生出來的結果(印度傳統 henna 師傅在接到繪圖對象是新娘時，作圖前必須要靜坐與冥想)，這更是讓自己得到某種程度的喜悅。心想他們的工作跟設計師一樣同樣需要靜下心想想這個案子應該怎麼執行，也更確定 henna 不只是一條顏料，創造的圖騰是不斷溫故知新的表現。

很快兩個月過去了，走過 Leh、Amritsar、Pushkar、Udaipur、Ahmedabad、Pondicherry、Varanasi、Bodhgaya、Darjeeling……等。來到尼泊爾，一如往常反覆移動、平凡的觀察、拿出了畫板開始在深夜畫畫，反覆思考，前些日子看到的奇特風景。同時，試著把圖騰與人結合，嘗試著用活生生的畫布，畫上自己或對方的意念。

當三個月後，再度踏上從小生長的土地後，發覺年輕時一直想離開家到很遠的地方旅行，經過漫長的 95 天後，對所謂的「家」有另一層感受。



我與 ASIJA

芳草地街

塗鴉客糖果鳥前往緬甸、中國流浪，嘗試用塗鴉、街道藝術和當地產生連結。

圖·文／韓君岳（糖果鳥）



結束流浪者計畫回到台灣的時候，有恍若隔世的感覺，莫名其妙的對那感覺很傷感。所以我可能不是為了當初寫的冠冕堂皇的理由而去，而是為了逃避現實生活，不確定是不是。我大部分時間待在緬甸，在緬甸沒有塗鴉，塗鴉藝術對緬甸太過強烈，像是打擾了他們，而不是給予了什麼，我也沒有見著翁山蘇姬，但她的幻影在街頭到處都是，衣服、雜誌、月曆、海報。在緬甸我只是到處走走看看，填補有限的熟悉，讓事情自然的找上門。

緬甸的藝術還冰凍在印象派和水彩風景，少數藝術家嘗試描寫真實的當代人文，聽說是之前軍政府鎖國造成的，看了幾間畫廊多少覺得失望和無趣，不過現在萬物齊變的緬甸，已經有龐克樂團了，新一代的年輕藝術家應該會有很不一樣的思維。緬甸也有優秀的政治漫畫家，是高壓統治下「培養」出的傑出藝術。

旅程中間因為辦理簽證和探望朋友，於是跑去中國北京和雲南臨滄，在北京有遇到很棒的事，但也有不好的事，我畫了許多塗鴉在北京。整個旅行我用文字和照片紀錄了下來，我打算改寫成小說，但還沒開始做，倒是想了個奇怪的書名：芳草地街。

芳草地街是某條北京的路名，某天我想去找間獨立書店，查到它在芳草地街上，不知為何我在市區迷了路，北京幅員遼闊，走到眼冒金星、雙腿發軟後，還是沒有找著，不想再叫計程車，找了間咖啡店上網再次確認位置，再次步行前往，那一天，我上午出發就為了找這間神秘的書店，最後發現，原來它已經歇業或是不知搬去那裡，走到正確地址時，已經夜幕降臨。從此我對這路名無法忘記，它暗示了我在追尋已經不存在的東西，或是那東西已經在過程裡出現給我看了，像是這整個旅行的縮影，所以就用此街道暫定書名。以下是部分的遊記。

緬甸日記，12月7日 往毛淡棉火車

在害怕東西被偷的作祟下，我還是買了較貴的艙等，用金錢去區分安全與否，十四美金仰光至毛淡棉的火車票，一般艙等是七美金。一般艙等和我買的「商務艙」的差別在於木頭椅和沙發椅。軍政府之前的鎖國政策冰封了許多事，讓緬甸火車變成一台時光機器，異國風情的懷舊浪漫熏得我頭昏腦脹。

商務艙裡每排座位是二乘一共三張座椅，象徵高貴的深紅色絨布包裹搭配金屬扶手，但是絨布上破洞和霉漬交錯，扶手生鏽，我坐位上的椅子和坐墊分離，以致於顛簸時我會被甩出去，隔壁洋人的椅背似乎只能躺著，而我的只能直挺挺坐著。整個車箱內有許多木頭裝飾，天花板到腰部露出木頭原色，其他的被漆成藍綠色，有些地方漆的不是很精細，變成塗鴉的滴流效果。天花板上有旋轉吊扇，吊扇上頭有著厚厚一層黑灰色，分不清那是電線還是灰塵，讓我想起以前念書的國中教室。廁所十分簡單，從馬桶裡看下去就是鐵軌，沒有沖水、沒有洗手台。



列車就像一位年華老去的美麗舞者，
衣服襤褸，白髮斑斑

行駛中的火車非常搖晃，我有種被洗衣機攪動的感覺，不知道其他路線是否如此，想必是鐵軌情況不佳。行駛中列車的窗戶都是打開，全程速度不快，大概機車騎快就可追上，猜測也是因為鐵軌欠安，火車頭有志難伸。沿途經過的村落，許多小孩會對火車揮手，甚至騎著腳踏車追逐，旁邊跟著狗和小豬，鴨子則因為速度太慢只能跟在最後，打開的窗戶讓窗外一切似乎伸手可及。刺眼的陽光、青草味、火車卡達卡達、空曠空曠的聲音夾雜著風聲、旁邊椅子的嘎嘎聲、狗叫聲和小朋友大喊：「HELLO！」

不知為何對沿途揮手的小朋友印象深刻，大概從小就被告誡，靠近陌生的東西或移動的東西，「會有危險」。幾年後，可能這些都將不復存在，急速湧入的外資將改變一切，不久就會行駛著中央空調的現代列車，窗戶上的厚重玻璃將隔絕所有真實事物的感受，或許是好事也是不好。

抵達毛淡棉之前，會經過一長長的跨河鐵橋，落日斜陽穿透揚起的灰塵，橋墩下黝黑的青年起腳射門，遠處山頂的佛塔化為剪影，列車緩緩駛入毛淡棉車站，最後鐵橋經市區到車站的這段路，列車異常平穩，老舞者謝幕時依然落落大方。毛淡棉被許多旅遊書喻為「被觀光客遺忘的昏沉小鎮」，聽起來很吸引人，雖然我自己就是個觀光客，昏沉安靜代表著少有外地人打擾的生活型態。我還不知道這裡有什麼，以及要在這裡幹麻，不過事情它自己會轉動發生，找上門來。



緬甸曼德勒的孤兒院 Myanmar Buddhist Orphanage Association (MBOA)，在當地華人的引薦下，我去開了一個短期壁畫工作坊，教導簡易的壁畫以及一起完成一幅作品。

感受生活才能感受藝術

台南藝術大學民族音樂學研究生巫培誠，赴印尼學習甘美朗（Gamelan）音樂，研究天主教如何以傳統甘美朗音樂望彌撒。找尋國樂與甘美朗音樂的共同性，以及兩種古調融合的可能。

圖·文／巫培誠



印尼對我而言，是一個比一般旅客更為熟悉的地方，自從接觸民族音樂學和就讀研究所以來，大量地接觸世界音樂，從學科講述其「音樂不只是音樂」的概念中點燃。

我對異國文化的好奇可以從小時候談起。

約莫國中小階段，每到假日，電視會播「世界真奇妙」的旅遊節目，日後開玩笑地說，「世界觀」的啟蒙歸功於這個節目。小學時有一次戶外教學，老師為了吸引班上同學的注意，隨意舉辦了有獎徵答的活動，為了得到獎品而無所不用其極，發揮想像力而說出答案。直到今日，那個題目依然歷歷在目；老師問：「非洲民族為何使用特定品種的樹枝刷牙？」恰巧「世界真奇妙」也針對這一類型的題目逐一介紹，自然應答如流了。而我的成長經驗，便是促成這次旅行的基調。



與村落的小朋友一起練習甘美朗



皮影戲表演

這次旅行除了帶著觀光客的心態，四處走馬看花之外，身上更背負著一個研究者的身分。平日除了寫論文，剩餘的時間就是學習甘美朗，因此我捨棄那種一出門就是熱鬧地區的宿舍，大膽地向老師 Tejo Bagus Sunaryo 提出，是否能在他家借宿三個月，專心學習甘美朗。而老師也大方地答應了，只需負擔平時的伙食費與電費，減輕了我在旅途中的住宿費用問題。他的住家位於日惹地區名為 Mandungan 的印尼典型村落，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相當密切。他是這個村落唯一的甘美朗樂師，創辦甘美朗樂團，並提供機會給村民們免費學習，地方上算是頗知名的人物。

在印尼，藝術工作者是備受尊敬的一個職業，而我搭上這部順風車，可以與村民們一起練習甘美朗，是不可多得的機會。甘美朗是屬於團體合作的藝術，練習時需要有人幫你；而這音樂文化，也實實在在地反映出印尼傳統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在老師家借宿的期間，村民邀請我參與每個月一次的互助合作（Gotong Royong）——後來聽老師說才知道，當他們邀請你參與這些村裏的共同活動時，代表他們已經把你視為村裏的一部分了——其內容是大家一起為村裡的公共設施努力，例如：當村裡的路壞了，村民會靠自己的力量來修復，不像台灣會有政府單位派人來修理。我從他的言談中感受到某種氣憤，一問之下才知道，原來政府除了漠視小村落的建設之外，甚至還對他們徵收道路稅。而我參與的互助合作是協助種樹；這是由村長帶頭執行的長遠計畫，因木頭越來越貴，為了幫助村落裡的貧人修復房屋，帶著村民在村裡種植樹木，作為建材。

印尼傳統村落生活型態，如果沒有這種互助合作的精神，甘美朗藝術不可能在民間發展得這麼好。樂器上的藤蔓雕刻裝飾，象徵不論在何種逆境中，皆能生生不息。從甘美朗音樂形態也反映出印尼民族的草根性與互助合作的精神，皆顯現出藝術與生活型態實質上是相輔相成，無法分離的。

倘若希望藝術環境蓬勃發展，最主要的核心問題在於人民的生活型態，而不是藝術本身的努力，生活的型態已包含了藝術教育本身。當我與老師在練習甘美朗時，村裡小朋友就會好奇地圍觀；相較於學校裡的人文藝術等課程，這樣耳濡目染之下所形成的間接教育卻更深植於人心，即便世界在怎麼快速地流轉，但他們永遠會記得這是屬於鄉土的特殊氣息。台灣的藝術環境可以從中得到借鏡。



村民為了幫助窮人修繕房屋的種植景觀

原來榴槤很好吃

參角仔電影製作有限公司負責人／導演林君呢，以旅行者的身分拍攝關於「移動」和「家」的影片，探討東南亞華人遷徙的記憶以及多元種族的風貌。

圖·文／林君呢



林君呢於京那巴魯山國家公園拍攝紀錄片

第一次吃到榴槤，是 2011 年第一次踏上馬來西亞國土的小旅行，在朋友的盛情推薦之下，吃了馬來西亞最著名的榴槤品種—貓山王。在我的記憶中，那是非常恐怖的經驗，我覺得它的質感非常怪異，也完全無法理解，為什麼這裡的人都不約而同地說，最喜歡吃的水果是榴槤。這次在馬來西亞的兩個月，我遇見了馬來人的過年和齋戒月、國家的獨立紀念日，還有熱帶的雨季和榴蓮盛產的季節，就像所有沒有目的旅行，總有一個看不見的指引的方向，我的紀錄片及旅行，也在這樣的氛圍下展開了。

在移動中遺忘的記憶 紀錄片「移忘」

紀錄片最原初的構想，來自我對馬來西亞的第一個印象。那是一種既熟悉又陌生的焦慮，來自一張張我看見的馬來西亞人臉孔，還有他們的日常生活。馬來西亞是一個種族多元、文化混合的國度，這個國家長久以來，有許多種族移民，這些人相互尊重

地生活在同一片土地，各自建立與保存自己的文化；在這個國家裡，看到文化差異的同時，也感受到文化的融合，時至今日，仍有更多的新移民，不斷來到馬來西亞尋求工作、居住或者宗教依歸的機會。

每當我坐在吉隆坡的茶餐室或者華人餐館、印度麵包檔口，總會見到許多不同種族的面孔，馬來西亞的食物非常多元也非常好吃，他們的語言更加豐富、有趣，一個與我同年紀的華人（多數是祖先移民過來，在馬來西亞出生），能夠說華語、廣東話、福建話、英文與馬來話；更絕的是在他們的對談中，一句話就能夾雜以上所有的語言，一個馬來人跟我說，他們連跟自己國家的人說話，可能都會「Lost in translation」，意思是無法溝通彼此的想法，然後他們笑笑地說，這可以訓練他們的耐心。



紀錄片「移忘」：獨立紀念日前一晚的煙花

於是，我去了許多城市、地方，拜訪了四位不同種族、年齡層的馬來西亞藝術家，他們各自用不同的媒材，作為他們的創作工具，我記錄下他們口述前代移民的記憶與故事，他們自己在馬來西亞曾經遷徙的移動經驗，我走訪了他們的故鄉，也去東馬的高山與海島旅行。在記憶的時間之中，這些聲音成為影片中的旅行畫面，與我的記憶交疊；地點也不再是地點，只有移動的真實感。

在兩個月的時間裡，我慢慢地發現到，原來我比他們更焦慮，我害怕記憶會被改變和遺忘，但對他們來說，只是適應和演變的過程，年輕一代的馬來西亞人，把複雜而龐大的種族與國家認同的問題，看待成更大範圍、沒有國界，且對自己切身事物的認同，我聽見看見了很多有趣的觀點，也讓我反思，台灣在同樣有華人遷徙的歷史背景下，我們是如何看待與處理這件事情。出發前，這個計劃申請到公共電視的紀錄觀點短片單元，預計明年於公視公開放映。



「移忘」紀錄片訪談四位藝術家

在這些旅途中的朋友鼓舞下，我又吃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和第五次的榴槤，發現榴槤真的超級好吃！有種無可取代的口感和香味！雖然不知道原因，但我不僅成癮，且到現在仍然想念，很慶幸我不是成為馬來西亞人心中那類二元世界裡不懂榴槤好吃的傻瓜。



一個種族的獨立紀念日

Satu Malaysia and Hari Merdeka

(馬來文：Satu，一個。Hari，日。Merdeka，獨立。)

Satu Malaysia，意思是「一個馬來西亞」，是現任馬來西亞首相——拿督斯里納吉·阿都拉薩上任時所倡導的政治理念，納吉所要傳達的理念是：在這個國家裡，不同種族人民的地位和權益是公正平等的，且彼此之間能夠同沾惠益，團結一致。

2013年8月31日，是馬來西亞的獨立五十週年紀念日，前一晚便在吉隆坡雙子星塔周邊舉行慶祝活動，並釋放大量的煙火。獨立日當天，在獨立廣場有非常盛大的遊行及慶祝典禮，我拿著攝影機，到處亂走亂拍，發現不論是遊行的隊伍或是參觀的民眾，幾乎都是馬來人，鮮少看到華人的蹤影，而印度人更少，多數是來賣飲料及玩具的小販。台上的司儀不斷重複呼喊著愛國的口號，大家高舉著揮舞著旗幟，但在這個應該感動的時刻，不免因為看著這個只有一個種族的獨立紀念日，而分了心了。



(左) 印度餐廳的顧客們 (右) 印度麵包 Roti Canai 和金桔冰茶 Teh O Limau Ice。

紀錄片殺青後的某一天，我又坐在吉隆坡住處附近，那間我最常去的印度餐館裡，我非常熟練地用馬來話點了一樣的飲料，一樣的印度麵包；我突然想到，這個印度檔口，應該是除了住處以外，我在馬來西亞最常去的地方，我坐在位子上，看見周遭說著各種語言不同人種的人們來來去去，突然感覺一陣寂寞與距離感。每天都見到的印度服務生，送來了食物並熱心地寒暄，然後我開始想著：這樣的情緒，是不是也曾有許多馬來西亞人，坐在餐館位子上面對著他們的食物，突然間這樣地湧上心頭呢？

於是，我踏上了回家的旅途，我回來了。

馬來西亞小檔案

1957年8月31日，馬來亞正式脫離英國獨立，1963年7月22日砂拉越正式脫離英國獨立，1963年8月31日沙巴正式脫離英國獨立。1963年9月16日，馬來西亞正式誕生，由馬來亞、英國海外領地的新加坡、沙巴、與砂拉越合組馬來西亞，是一個由馬來族、華族、印度族及東馬原住民族等多元民族，共同建立的國家。

在黃金國度的魔幻時刻

獨立電影策展人蕭淑憶，赴緬甸探索當地生活樣貌，以及女性藝術工作者現況。

圖·文／蕭淑憶



記得離開仰光的那天，已是初夏，是個熱天，沒有冷氣的計程車，奔馳在塵沙飛揚的仰光街頭，收音機裡傳出當紅男歌手 Aung Hla 的成名曲。連塵埃都有一種急忙的大城市感覺，我坐在計程車上，看著窗外擁擠、爭先恐後的車潮。我想起，當初要來這裡待上兩個月時，媽媽說要跟我斷絕母女關係。那種擔心害怕，我是到後來才漸漸理解，所以，這篇文章，我想獻給那個獨自把我拉拔長大的親愛的媽媽，那個害怕從小特例獨行的我受苦的親愛的媽媽。

在這裡，飲茶文化構成了當地人生活元素之一，週末早上，全家都會開車上茶館吃早飯。平日，一杯印度奶茶（Lapeiye）就可以坐上一個下午。茶館內男人居多，或一起聊生意、朋友聚會，也有獨自一人看報紙的，亦或單純來吃東西的。送茶小弟不管是在城市還是鄉下，總是有點與年紀不成正比的成熟。

因為早上一個人去茶館太顯眼了，不好觀察人群，所以，我總是挑生意較清淡的下午，往其中一家跑。雖然我的緬文發音不標準，然而，機伶的小弟們都已記住我的臉，總是能夠第一時間知道我要點的是一杯濃而不甜的奶茶，並且會往廚房叫喚經理出來。這家茶館的經理畢業於仰光大學。他畢業後找不到與所學相關的工作，便在這家茶館謀生，如今已經當了經理。我總愛來這喝茶，因為一心想複習英文的茶館經理，總是很有耐心，一個字一個字慢慢教我緬文發音，幫我寫在筆記本裏。我很想學會如何用緬文點餐，這樣一來比較不會被人坑錢。

在仰光街上，時常聽見改編自大陸、台灣歌曲。在這裡，我也可以自由地用中文和緬甸華裔溝通。在仰光，除了去仰光電影學校（Yangong flim school, YFS）拜訪女性獨立影像工作者們外，我總不由自主地到市區書店街阿香家的雜貨店，和阿香的弟弟聊天。大部分的華裔似乎不喜歡我提及「自由」，但他卻不會，我想也許是他娶台灣老婆，一起回來發展的關係。他說，可能要等到 2015 年東南亞國協會議後，緬甸才有自由吧。

最好玩的事，全不在我的規劃之中

我的電影學校女友們，個個精明幹練，有著堅強的韌性，說女人要會工作也要能吃，常接案子團體合作紀錄片。這裡的執行長是緬德混血兒，由於仰光沒有電影學校，所以她成立這個影像工作者機構，師資都是從歐洲請來的老師，設備器材也很完善，五年為一期的課程規劃，遠比紀錄片研究所扎實，再加上歐洲基金會對於東南亞資金的投入，常舉辦影像工作坊等活動。我覺得在台灣，影像工作者的培養與資源反而比較弱勢。

清晨時分抵達 Inle Zone，計程車司機開得飛快，半夜的露水結在窗上，冰冷卻很美。與前來孤兒院的 Slavia 結為室友，還有 Helen，我們三個外國人一起當志工教英文。每日校長會雇汽油小艇當我們的交通工具，往返於大鎮與小鎮之間，然後再走一段路到院裡；愈接近夏天時，走到學校總是滿身大汗。學校的圖書館裏躺著破舊的英文書籍，所有的東西都是共用的，鉛

筆盒裏的筆都是舊的，連鐵盒都生鏽了，小朋友們都很獨立，什麼事都得自己來，飯前還得先抬飯菜、吃完飯後就得自己洗碗上學。



YIS (Yangon international school) 來訪孤兒院，一起玩足球



與當地孩童合影

的確是這些孩子教我怎麼愛的

他們總是在老遠的路上，見我從碼頭走來時，就大聲呼喊我。我們利用下午放學時幫他們上英文。因為當地的茵勒湖 (Inle Lake) 是目前緬甸最受外國人青睞的景點，只要能說英文，找到好一點的工作並不難。

從孤兒院畢業的小朋友裡，有一個英文不錯的女生，在附近的高級飯店上班，每次發薪日總是回孤兒院幫大家加菜。中午沒事的時候，我會先到院區，和英文老師 Tin Tin Nu 聊聊天、看她如何接待觀光客們，有時和她討論孤兒院的未來。不管是誰，只要來孤兒院，她一定先奉上一杯熱茶，詳細說明這個孤兒院的緣由。她說有個外國老師曾教過她們，因此她就身體力行，總是認真而有耐心的解釋我想知道的事情。

時間感在這對我而言是不同的，一個月過去了，Slavia 與 Helen 二人前後先行離開，我也能漸漸地叫出幾個比較活潑的小朋友的名字。我最喜歡與孤兒院的師生們一起逛水上市集，這裡什麼都有，所有的居民也都來，時常可遇到認識的人。孤兒院的工作人員也會利用這個時候出來採買民生用品，在市集的攤販前坐著吃炸餅。小朋友們常圍著數學老師與男生宿舍負責人 Nila A 說：「我們想看電影、買餅乾，可不可以？」看見小朋友臉上這種渴望表情，我其實是羨慕著，因為他們是真實表達這個感受的。

然而漸漸地，她們也以此真實的態度對待我，這個愛，融化了我在旅途上所有的不愉快，安靜地讓心產生變化。



某日下午上完課的小合照

我想就是這種直接、充滿信心的愛讓我感受深刻。即使需顛簸 10 個小時的老舊夜車、沒有熱水、沒有沖水馬桶、游泳不用游泳衣、跑步不需要運動鞋，一點一滴排除心底萬般罣礙、牛角尖，體悟生命中的魔幻時刻。

緬甸新年時，我看見仰光要開始實施垃圾分類；還有翁山蘇姬終於可以到日本的新聞，照片上是她坐在新幹線的照片。我想起遠在二千五百公里之外的這些朋友們，常面帶笑容、總愛穿長裙（Longgyi）看足球。茵勒湖的友人說，旅遊旺季時觀光客暴增，鎮上的外國人幾乎沾滿了人口的三分之一。湖上的馬達舟取代了划槳舟，氣油的污染問題，讓湖面臨不斷縮小的危機。

我想起去大金石郊遊時，一直在我們身邊兜售小零食的兄妹，他們沒能受教育，每天都在這裡賣小零食賺錢回家，仰光電影學校的製片 Snow 最後給他們錢，他們開心地對著我們的巴士熱情揮手，哥哥還送我們一個飛吻。

生病之後才知道，沒有什麼比生命更值得的，在這兩個月的魔幻時刻裡，居然忘了只想接案子，當藝術家的我。流浪之後，每當我想起 YFS、孤兒院的大家、阿香和她的弟弟、四妹、咪妹和旅途上遇到的人，想到他們都如此堅韌時，就不再恐懼地一味鑽牛角尖，覺得什麼都可以試試看。當初曾經那麼害怕的自己，如今也可以漸漸理解，就認真地勇敢面對一切吧！謝謝一路上所有遇見的人！

城鎮化脈絡下的福建民間信仰儀式

紐約 New School 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研究生郭益昌選擇前往中國福建，觀察記錄福州的「八將爺」儀式表演，以及邵武的「河源儺舞」活動。



圖·文／郭益昌

2013 年炙熱的七、八月份，以及擾人的 H9N1 疫情，阻擋不了一顆期待自我放逐的心靈。福建，一個僅一水之隔，飲食或風土民情都深深影響台灣的省分，是這次流浪的主要目的地。

福州、邵武，分別位在福建東北與西北的兩座城市，既神秘又精采的「八將爺」與「河源古儺」，是這次心繫的兩個宗教儀式。透過在地居住的方式，這次流浪讓我不僅近距離紀錄儀式，也深刻地體驗在地人經營儀式的心路歷程。



如意整興堂 八將爺楊將軍聖誕慶典的佈置



遊香遶境過程中，肅守待命的八將爺

現代化推擠下的八將爺

福州，別名榕城，長久以來都是福建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這次流浪居住的地區，是城內主要的商業區域：台江區中亭街。在中亭街的盡頭，是福州最重要的河流：閩江。而沿著閩江沿岸，是一條彎曲而狹長的江濱路，這一帶是早期福州居民對外通商與交通的管道。因為商業與交通運輸業的興盛，附近有不少居民自行建立、祭祀的廟宇。然而，如今這一片區域，因為中亭街區的開發，已經被劃入城鎮化拆遷的區域，在未來的一至兩年，除了房舍會被拆除，各廟宇神明亦將拆遷，統一集中到一間官方新蓋的「景觀」廟宇。

福州八將爺的「如意整興堂」正好位在江濱西路與青年橫路交匯的地段。八將爺與台灣的八家將，在角色、服裝、道具，以及儀式的步法上，並沒有非常大的差異。以角色來說，八家將的角色為：文武差、甘柳謝范，接著是春夏秋冬四季神。八將爺則是左右頭板、高柳短楊，以及倪龍、王虎、李鳥與歐蛇等四家將。然而，近年兩種儀式的傳承，則是面臨截然不同的情況。

在台灣，每逢廟會時，總是可以看見一群又一群的青少年蜂擁而出，然而福州的民間信仰儀式，除了經歷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加上近年青少年去外地讀書、打工，很多儀式的傳承面臨嚴重的斷層。以這次觀察的「迎五位靈公遊香」儀式為例，整場活動籌劃、參與的工作人員，以及八將爺的所有演員，平均年齡都在四十五歲以上。為了體恤年長工作人員，活動時，選擇避開午後炎熱的晚上舉行。這場遊香儀式，其實不僅是神明回老家，也是經過拆遷分散各地的居民，再次回到居住地的聚會。隨著年輕一輩人才的流失，負責整興堂的總理表示，雖然面對世代凋零，但儀式依然會一年年地辦下去。

河源儺舞的困境邵武，又名鐵城，是一座位在福建武夷山南麓的城市。近年來城市的發展主要是以推廣旅遊業為主，特別是張三豐文化園區的規劃，因此，儺舞等相關儀式也都被劃入官方的建設項目中。這次流浪居住的地區，是位在距離邵武市區一個小時半車程的「大埠崗河源村」。村民長久以來以種植稻米為生，近年也引進煙葉的種植。但煙葉微薄的收入，抵擋不了沿海地區工作機會的吸引，導致一批批年輕人口大量外移，河源村如今只剩老弱婦孺。

「河源儺舞」是列入中國官方登記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主要的慶典是每年農曆七月初一、初二的「迎三佛祖師慶典」。慶典三年一循環，每年分別由上下龔家、丁家坊，以及洋源村輪流舉辦。在慶典以前，村里的居民們都是處在農忙的狀態，除了主要籌劃活動的長輩，其實感受不到特別的氣氛。在等待慶典的這段期間，我住在去年主辦的上龔家，龔爺爺的家中。今年，龔爺爺原本希望可以透過官方資助，整合目前留在村裡的媳婦，加上一些壯年男性，組成一支有固定薪資的儺舞團隊，但是這事後來沒有著落。更糟糕的是，就在活動舉行的前兩天，村裡突然傳來洋源村不想辦的消息。龔爺爺趕緊召集上下龔家的青壯年開會，並向大埠崗的文化站詢問能否幫忙資金的部分。但最後的結果，不僅是官方無法給予資金上的協助，上下龔家的村民們也覺得去年已經辦過，今年不想再負責。

在我收拾好行囊準備離開的早晨，龔爺爺握著我的手跟我說：「不好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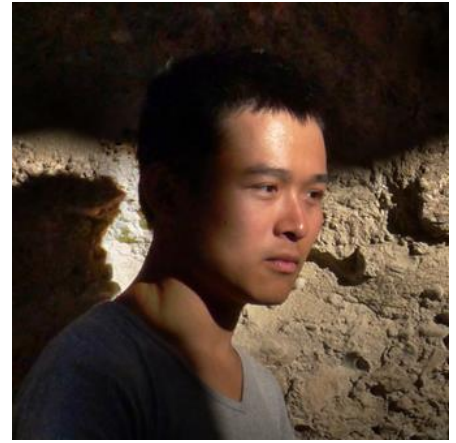
河源村儺舞的傳人：龔茂發

這次流浪讓我體會到，近年中國以經濟為號召的體制下，民間信仰儀式傳承面臨的三個問題：第一、年輕人大量外移，導致年長者需要自行籌辦儀式，甚至原本只能由男性扮演的儺舞，改為留在家中的媳婦負責。第二、城鎮化破壞了長久以來居民自行建立的生活區域，經過拆遷後，在地的痕跡就只能保留在儀式的記憶中。第三、官方支持的不穩定。譬如這次河源儺舞的停辦事件，官方並沒有適時給予必要的經濟援助。回過頭來看看台灣的情況，因為經濟發展起步較早，加上社會風氣自由開放，台灣的民間信仰儀式保留了豐沛的民間自發性力量。然而隨著近年陷入困頓的「悶經濟」，以及未來自由貿易化可能造成的潛在衝擊，中國的例子說明了，如何維持近年來台灣自豪的文化「軟實力」，政府的穩定經濟援助以及相關的輔助性文化政策，是持續深耕民間這塊重要的文化土壤所不可或缺的。

徑往陽光直去

影像工作者陳哲偉，赴土耳其伊斯坦堡，走入貧民窟，體驗社會底層的生活，找尋文字創作的靈感。以書寫方式，找回自己存在的價值。

圖·文／陳哲偉



回來至今，偶爾在醒時如夢映現飄揚於空中的土耳其與阿塔圖爾克旗幟，以及清真寺的迴蕩喚拜聲響。三個月稱為流浪總覺得難為情，畢竟無漂泊之浪人情懷、也無戰爭或迫害下的流亡離散，只是單純為了尋覓心中對於自由、世界隱喻的想像與一直以來對自身的真切提問。究竟為何是伊斯坦堡而不是他處，是否會如絲線在今後以經緯網織成自己而逐漸清晰呢？這般困惑便在此次離鄉時斷續地迴繞漂浮。



望見其他旅人宛如看見自己，藉此不斷地挖掘自身，與自己愈來愈靠近

直抵頹圮

計畫開端始於回溯拍攝影像對廢墟的迷戀，決定探訪伊斯坦堡裡被亮麗風景區所掩飾的貧民窟。撞進街區內，看著眼前景象震驚不已，這些蔓徑荒草之處，本該人跡罕至，卻高密度住滿居民。空氣以壞毀的氣味流通著，即使門窗皆開，也無法驅走這股幽暗中凝滯濃烈的頹味。

明知前方為深淵，卻依舊朝混亂和頹敗而去。房舍猶如廢墟般凌亂不堪，外牆爬滿塗鴉與撕毀的宣傳海報，衣服錯落地掛于屋外，遍布棍子麵包則如同這群居民被丟棄在城市的盡頭。他們屈膝坐於自家台階上，或靜靜地從窗台內兩眼呆滯無神的看著外頭，或挑釁地叫囂。秋光灑落髒亂巷弄間，孩童純真地嬉戲，一旁還有手跨欄杆醉倒路旁的老先生，日常生活景象就在咫尺間漸漸浮現，真實卻沉重無比。隨著漫步于這樣荒瘠之地，心裡以毫釐間持續地往下陷落沉著。然而知道自己無法為他們改變任何悲慟、貧窮與孤立，感到極度羞愧及惆悵。我試圖抓住在異地晃蕩閃爍時荒流思緒裡的浮球，並勸慰自己，迢遙至此不該如此眩惑。因此在某日漸次敞亮的天色下，決定離開這片荒蕪，該是繼續前進之時。正視心底深處流動的欲望，變更原有計畫而繞行土耳其半圈，冀望走進更多景物且凝目而望內心真正的荒郊曠野。

心中景致輝映

每至深宵便獨自前往挨擠的車站，搭乘夜間巴士抵達下一個未知之處，淺眠難以入睡總盯著窗外無法辨識之景象，試著讓自己在車上安靜下來。過往回憶如同逆向光影擦身而過，我稍微側身，潦草地記下這些騰飛的記憶碎片。

異地漫遊，我像被指引抵達這些說著土耳其語的夢：鄂圖曼時期遺留之龐大木造住宅，餘燼中殘存氣息瀰漫，純樸人們照舊說著生活的故事；阿塔圖爾克沉睡於安卡拉山丘上的陵寢，遍布著截然不同之現代化都市氣氛；猶如拍攝公路電影徒步於卡帕多奇亞的廣闊奇岩自然景觀，置身浪潮般滾捲入綿延地景中，逐步登高，碰觸土地、石塊與靈魂時，赫然發現唯有遺忘畏懼往前跨越，方能撞見更為壯闊之景色；原本應是伊斯蘭神秘教派與上天溝通管道的旋轉舞，瀕死似以自身為軸心旋轉，卻同時相離相別與彼此保持距離，像極我們小心翼翼，所信仰的人生；雪白石灰棚景致及其倒影，宛如思念之人靜謐地顯現，心坎已不如雪般冷冽蒼白；遊客從四處前來赴宴，領會安塔利亞之歡愉氣氛，自己並耽溺在溫柔無盡的大海前，沉靜聆聽碎石墜落海中之響，不捨離去；驟雨落在布爾薩，屏聲息氣端詳綠色清真寺裡忠誠朝拜、喃喃細語之祈禱男女，此時巨大阿拉伯書法美麗如畫的置於牆上。



這些蔓徑荒草之處，本該人跡罕至，卻高密度住滿居民



看似繁榮背後，他們還是持續在面對基本的生活問題

遊蕩在數十個城市裡，盡可能將所見幻化成字或圖像，以將記憶的氣息與世界的完好刻記。喧囂下感受孤寂，也望眾生孤寂群聚著，移動間凝思內心而獨白，像是海洋潮汐漸漸地退去，露出當中靜止之礁石，隻身面對著夜色、波浪與暴風。此刻我已不感懼怕，抑或直視疑惑，那將是完整的一個世界。



唯有遺忘畏懼往前跨越，方能撞見更為壯闊之景色

徑往陽光直去

回到伊斯坦堡，在城市中佇立且藉由它與生命對望，衰落或憂傷的城市形象與靈魂巧合的相疊，歷程中種種思緒也喚醒失落核心存在，像是微乎其微的火苗點燃及騷動了黎明，清楚看見遠處林梢欲升起之晨曦。回首此趟遠行，或許至此並非全然巧合，而是有條絲線牽引讓線索如影像顯影面前，透過書寫與影像讓生命找到獨有的風景。驀然想起開始時，一位友人以土耳其咖啡占卜所道：「你總是踽踽獨行並堅持己見；太陽於頂端，你正朝它而去。」

然而我知道，自己正將迎面光芒，準備縱身一躍刺眼的夢想裡。

陳哲偉網站：www.cheweichen.com

衷心的感謝

企業及朋友給予流浪者計畫的贊助
您的支持將是台灣年輕人才飛翔的翅膀

2014 年捐款

(截至 2014 年 4 月 30 日止)

普家康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張詠捷

黃淑茹

以及 一位無名氏

2013 年捐款

財團法人智榮文教基金會

非常木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普家康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建弘文教基金會

蔣 勳 易君珊

陳炳忠 蔡亦文

卓琬芳 蔡慧媛

李鐘賢 王昭驊

張詠捷 劉宛宜

林懷民 陳君盈

以及 兩位無名氏

流浪者計畫捐款專線 02-26298558*2102

線上捐款

<https://www.cloudgate.org.tw/civicrm/contribute/transact?reset=1&id=6>

劃撥捐款 (請於空白處註明流浪者計畫)

劃撥帳號 15240382 戶名 財團法人雲門文化藝術基金會